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汉语变声构词研究

A Study on Derivation by Initial-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张忠堂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汉语变声构词研究

A Study on Derivation by Initial-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张忠堂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变声构词研究/张忠堂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068-3217-5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声母—构词法—
研究 IV.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308 号

责任编辑/ 李 润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217-5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张忠堂同志的博士论文《汉语变声构词研究》是由我指导的。现在论文经过进一步充实加工,即将出版,忠堂博士嘱我写序。因略抒己见,以置卷端。

汉语音义学是我国传统训诂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由来已久。汉末孙炎《尔雅音义》的出现,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成立。南北朝以迄元明时代,音义之学非常兴盛,蔚为大国。入清,音义之学逐渐式微。到了现代语言学时期,由于受清代学术的影响,传统的音义之学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影响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但是音义之学极为重要: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音义结合体,人们理解语言、研究语言,都必须将语言符号从其他的符号中分离出来。因此,站在现代的学术起点上,我们必须将汉语音义学发扬光大,为语言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建设服务。音变构词属于音义学的核心内容,变声构词又是音变构词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人们花大力气去研究它。忠堂博士选取汉语变声构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只要看看今天关于变声构词还存在着多少误解谬说,就不难看出这个选题是多么重要。

变声构词是利用语言中声母的转换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的一种构词方式。例如汉语中“朝”的意思是早上,《广韵》读陟遥切;“潮”的意思是早上涨的潮水,《广韵》读直遥切。“朝”和“潮”韵母和声调都相同,不同之处是声母。“朝:潮”属于变声构词。这两个词都产生于上古时期。语音上,上古“朝”读[_ctiəu],“潮”读[_cdiəu],二者韵母和声调都相同,只有声母不同。词义上,这两个词意义之间无疑是有发展关系的,“夕”和“汐”在词义的发展上正好跟它相平行:“夕”的意思是傍晚,“汐”是晚潮。无论是从古代文献中“朝”和“潮”、“夕”和“汐”出现的早晚,还是从词的常用与否来说,都可以证明“潮”是由“朝”滋生出来的,“汐”是由“夕”滋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朝”是“潮”的原始词,“潮”是“朝”的滋生词;“夕”是“汐”的原始词,“汐”是“夕”的滋生词。

近代以来,人们外语水平普遍提高,逐渐注意将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跟印

欧语进行对比,这是好事情。但是容易胶柱鼓瑟。有人错误地将“变声构词”这种现象认定为构形,而不是认定为构词,试图以滋生词中的声母为线索,寻找某种构形语素。即使是认定为构词的学者,也有人错误地将滋生词的声母认定为某种构词语素,由某种词缀变来。这都是对变声构词缺乏深入研究形成的糊涂认识,也是拿印欧语盲目比附的结果。上面所举的“朝:潮”和“夕:汐”的不同在于:前者其他音素不变,只有声母发生了转换,属于变声构词;后者读音没有变化,“夕”和“汐”《广韵》都是祥易切,上古都读[ziǎk],属于词义构词。同样的语义变化,由“朝”滋生出“潮”,采取变声的手段;由“夕”滋生出“汐”,读音却不发生任何改变。也就是说,同样的语义改变,在语音的变化上是不能类推的,构形说面对这样的材料,必然站不住脚。

再拿动词的使动构词来说,它可以采取多种构词手段:(一)变调构词,例如“饮(喝,上声):饮(使人或畜喝,去声)”。(二)变声构词,例如“至(到达,章母):致(使到达,送达,透母)”。(三)复合型的音变构词,例如“食(吃,船母职部短入):食(给……吃,邪母职部长入)”。(四)词义构词,例如“止(停止):止(阻止,禁止)”。其中(四)占绝大多数。姚振武先生《〈晏子春秋〉词类研究》中,“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列出用作使动的不及物动词有96个,只有“去、致、出、散、怒、足”等几个原始词和滋生词读音有变化,其他绝大多数的配对词读音没有变化;“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列出用作使动的及物动词有11个,只有“食、饮、败”等3个属于音变构词。其中有一些动词恐怕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义项,只是上下文所处的句法位置使然。因此绝大多数动词的使动用法没有采取音变构词的手段,只有“去、食、败”等少数词采取这些手段加以区别。少数词因为在使动的句法位置上使用久了,也就引申出带有使动意义的固定义项,在语音形式上加以改变,形成音变构词。因此所谓音变构词,实际上是词义引申的一种发展形式,任何将声调、声母、韵母视为构形形态的标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原始词和滋生词的词义联系,要从词义引申的角度加以分析。明白了这一点很重要,它能启发我们克服迄今为止误系音变构词中原始词和滋生词的弊端。

将这种声母的转换看作是构词词缀,是没有说服力的。就拿清浊转换构词来说,原始词和滋生词之间有如下不同:(一)原始词是清声母,滋生词是浊声母。例如“背(脊背,帮母):背(背对着,违背,並母)”“朝(早上,端母):潮(早潮,定母)”“见(看见,见母):见(后写作‘现’。被看见,出现,匣母)”“幾(几微,见母):幾(几乎,差不多,群母)”“繫(联缀,见母):繫(联缀在一起,匣母)”“间(中间,见母):间(闲暇,匣母)”“土(泥土,透母):土(用土石等堵塞,定

母)”“著(附着,端母):著(附着上了,定母)”“脱(脱的动作,透母):脱(已脱,定母)”“载(装载,精母):载(装载的物品,从母)”“别(分开,帮母):别(分开了,並母)”。(二)原始词是浊声母,滋生词是清声母。例如“败(失败,並母):败(打败,帮母)”“大(大小,定母):大(大大超过一定标准的,后作“太”,透母)”“柱(柱子,定母):柱(支撑,端母)”“坏(毁坏,匣母):坏(使毁坏,见母)”“藏(贮藏,从母):仓(谷仓,清母)”“浮(浮在水面上,並母):桴(水上行驶的木排,滂母)”“达(通达,定母):闕(门户,透母)”“藏(收藏,隐藏,从母):贓(早期写作‘臧’。官员私下收受的贿赂,精母)”。有人为了跟藏缅语挂钩,为了将清声母构拟为来自某种表示使动的前缀,不顾事实,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将一些词的关系处理为原始词和滋生词。又轻易地将变声构词的浊声母读法处理为原始词,清声母读法处理为滋生词,于是“现”是原始词,“见”是滋生词;“别”的帮並二读本非自动和使动的区别,也成了自动和使动之别。这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在原始词是清声母、滋生词是浊声母这一类当中,从原始词发展出滋生词,可以举出如下几种情况:(一)原始词和滋生词都是名词。例如“京”,高大的土丘,见母;“鲸”,鲸鱼,群母。“朝”,早上,端母;“潮”,早上涨的潮水,定母。“井”,水井,精母;“阱”,陷阱,从母。(二)原始词是名词,滋生词是动词。例如“背”,脊背,帮母;“背”,背对着,违背,並母。“朝”,早上,端母;“朝”,早上拜见尊长,定母。“土”,泥土,透母;“土”,用土石等堵塞,定母。(三)原始词是动词,滋生词是名词。例如“载”,装载,精母;“载”,装载的物品,从母。(四)原始词和滋生词都是动词。例如“解”,分解,见母;“解”,分解开了,匣母。“著”,附着,端母;“著”,附着上了,定母。“脱”,脱的动作,透母;“脱”,已脱,定母。(五)原始词和滋生词都是形容词。例如“甘”,味道甘美,见母;“酣”,酒喝得畅快,匣母。(六)原始词是形容词,滋生词是动词。例如“彻”,通达,通透,透母;“彻”,除去不用的东西或障碍物,后作“撤”,定母。(七)原始词是形容词,滋生词是名词。例如“昭”,明亮,章母;“昭”,宗庙或墓葬中祖先所处的向阳的位次,禅母。这只是从已收集整理上古部分变声构词材料中归纳出来的,很不全面。我相信,这样的类型,如果仔细搜集材料,将会大大扩充。而且这还只是从词性方面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从原始词发展出滋生词,新词的滋生方式多种多样;要是结合语义来观察,情况无疑会更加复杂。这种种情况,都表明滋生词和原始词相区别的音素,不可能归纳出一个或几个语义,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音素,不可能是词缀。古人在旧词发展出新词后,感觉到有些新词应该在语音上跟旧词区别开,于是就改变原有的声母,形成变声构词。在原始词是浊

声母、滋生词是清声母这一类型之中,从原始词发展出滋生词,也仍然有多种情况,也绝不是所谓的“使动式”和“名谓式”所能涵盖的。如果你要说,原来只有这两式,后来才扩展为其他各式,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试问:你是如何证明这一论断的?总得拿出像样的证据吧!

有人说:由于上古文献缺乏像韵部、声调这样直接的材料,因此很难知道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变声构词。其实,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论证上古汉语有大量的变声构词。这就是上古出现的词义有别、语音上只有声母有分别的同源词。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中列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就是最好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可以“墟:虚”为例。“墟”中古只有去鱼切一读,意思是“大丘”,字本作“虚”,推到上古,谁都承认它上古也读溪母;“虚”作“空虚”讲中古只读朽居切,推到上古,谁都承认它上古也读晓母。“墟”“虚”上古韵母和声调都相同,只有声母不同,这是共识。逻辑上,“墟”“虚”哪一个是原始词,有三种可能:(一)“墟”为原始词,“虚”为滋生词;(二)“虚”为原始词,“墟”为滋生词;(三)“墟”“虚”哪一个为原始词目前还不知道,也许原始词另有其词。假定是(一),则由“墟”滋生出“虚”,声母由溪母转换为晓母。假定是(二),则由“虚”滋生出“墟”,声母由晓母转换为溪母。假定是(三),原始词另有其词,该词滋生出“墟”或“虚”,至少有一个滋生词声母发生了转换。因此,如果上古汉语存在着这样两个条件的同源词:(一)词义有别,(二)只有声母有别,就一定能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变声构词。现在已知上古汉语大量出现具有这种特点的同源词,因此,当时一定存在着大量的变声构词。

与其他音变构词一样,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研究变声构词中最为基础的工作,也是难度极大、需要相当深厚功力的一项工作。道理至为明白:没有扎实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如何有效地探讨变声构词的规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很多人还谈不上是“巧妇”呢!要是音变构词中某一个音素是形态的标志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必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爬梳整理材料,只需要将具有这个形态标志的词找出来,就可以将音变构词的基式和变式确定下来。正因为音变构词是一种构词法,而非构形法,音素并不能上升为词缀,所以面对着两个词,无论是写成同一个汉字,还是写成不同的汉字,我们首先得确定语音上有通转关系的这两个词有无词义引申关系。如果有词义引申关系,还得用科学的方法从中找出哪一个词是基式,哪一个词是派生形式。要找出两个词有无词义引申关系,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变声构词研究的成败。说到底,我们还得面临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的老大难问题。作为变声构词的研究者,必须稳稳地站在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这个立足点上。

有时可以看到有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缺乏深入的思考,其结果是:(一)将有些本属变声构词的配对词当作用字假借处理。例如“去:弃”是一对配对词。“去”本读上声,溪母字,意思是使离开,除掉,除去,是“去”的去声读法“离开”一义的滋生词。“弃”是“收藏”的意思,也写作“去”,读见母。有人认为“去”作“收藏”讲是“弃”的假借字,不确。“废、置”都有“除去,舍弃,废弃”的意思,也都发展出“舍置,搁置起来”的意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废”字条注已明确指出“去”的这两个意义之间有引申关系。他的话是对的。应该承认作“收藏”讲的“去(弃)”是读上声作“除去,舍弃,废弃”讲的“去”进一步滋生出来的新词。(二)将有些本来没有词义发展关系的一些词生拉硬拽地扯在一起,形成“拉郎配”。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例如有人列出这样的配对词及各词的释义:“清”(清,纯,亮)和“星”(夜晚天晴)、“射”(射箭)和“榭”(射台),等等,这里头不但是胡乱系联同源词,而且是胡乱解释词义,因而闹了笑话。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理论”,其真正的理论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区别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我尝试提出一种方法,叫“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这是寻找同一个字记录有多个词义、这多个词义之间有无引申关系的一种方法。我们知道,词义引申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具有的词义发展规律,既然是规律,就具有系统性。我们区别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不能仅凭个人的猜想和个人的语感,必须在语言系统中进行科学归纳,加以证实。很多词有同义、反义、类义的关系,这是词义系统性的三种反映形式。大量的词在不同的词义上都能形成同义、反义、类义的关系。例如“劳、劬、罢、劳苦”在“辛劳,辛苦”义上形成同义,在“慰劳”义上也形成同义(作“慰劳”讲时“劳”和“劳苦”的“劳”都读去声,“劬、罢”则跟“辛劳、辛苦”的用法同音)。这是同义关系。“好”作“美好”讲,和“恶”作“丑恶”讲形成反义;“好”(去声)作“喜欢,爱好”讲,和“恶”(去声)作“厌恶,讨厌”讲形成反义。这是反义关系。“衣”有“衣服”的意义,“冠”有“帽子”的意义,“履”有“鞋子”的意思,在这三个意义上,“衣、冠、履”形成类义。“衣”还有“穿衣”的意义,读去声,“冠”还有“戴帽子”的意义,也读去声,“履”还有“穿鞋”的意义,读音没有发生变化。“衣(去声)、冠(去声)、履”在这三个动词用法的词义上也形成类义。这是类义关系。大家公认,各个字不同的词义之间有引申关系,不同的字的同义、反义、类义这种网络状的对当关系可以帮助证实其词义具有引申关系。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就是在这样的已知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出区别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的方法的。

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的要点是:假定有某个词形A有a、b两个词义,B有a、b、c三个词义,C有a、b、c、d四个词义……我们可以分别以a、b、c、d这四个

词义为中心,去系联各个词形,如果多个词形得到的都有 a、b、c、d 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相反、相类的词义,那么就很难看作是偶然的,只能说明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义之间可以形成引申关系,即 a、b、c 之间有引申关系。当然也会有某个词形有词义 e,可以 e 为中心继续系联。如果别的一些词形除了有 e 义,还有 a、b、c、d 之中的某些词义,则 e 跟 a、b、c、d 仍有引申关系;如果没有,这个 e 有可能视作是假借用法带来的假借义。考察的词形越多,结论的可信度越高。如果考察的词形少,就很难把假借用法排除出去。偶尔会有这种情况:词义本有引申关系,但是具有同义、反义、类义的词形少,导致本属相通而无法系联。因此,a、b 两义无法系联上,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本属相通而偶尔没有系联上,二是两义本不相通。一旦考察的词形多了,就能够把本不相通的词义鉴别出来,也就是能够区分出假借用法带来的假借义。

例如“堕”,《广韵》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许归切,意思是“毁坏”;一个是徒果切,意思是“坠落,坠下”。这两个词义之间有无引申关系?可以通过“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来加以探求。(一)“陨”有“坠落”义,《诗·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有“毁坏”义,《淮南子·览冥训》:“景公台陨。”(二)“隤”有“坠落”义,宋玉《高唐赋》:“盘石险峻,倾崎崖隤。”也有“败坏”义,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三)“陟”有“坠落”义,左思《吴都赋》:“精耀潜颖,萑陟山谷。”也有“败坏”义,陆机《豪士赋序》:“众心日陟,危机将发。”(四)“队(坠)”有“坠落,坠下”义,《荀子·天论》:“星队木鸣,国人皆恐。”也有“毁坏”义,《诗·小雅·六月》序:“南山有台,则为国之基队矣。”(五)“崩”有“山体塌陷,崩落”义,《左传·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也有“毁坏”义,《论语·阳货》:“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六)“落”有“树木的叶花脱落”义,《诗·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有“衰落”义,《管子·宙合》:“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由此可见从“坠落,坠下”义,可以发展出“毁坏”义,因此“堕”的两义可以有引申关系。当然还要看“堕”的两个读音之间是否真正有相通关系。如果有,则“堕”属变声构词。看来“堕”的两音之间有相通关系。

“队”还有“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和“队列”的意思,但是“陨、隤、陟、崩、落”等词形没有这样的用法,由于考察的词形较多,其它的词形都没有这两个意义,因此可定“军队的编制单位”和“队列”二义是假借义。而“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和“队列”二义属于同一个引申系列,这又可以通过其他的词形来加以证实。例如:“伍”可指军队的编制单位,五人为伍,《左传·桓公五年》:“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也有“士兵的行列”的意义,《孟子·公孙丑下》:“一日而三失

伍。”又“行列”义跟“陈列”义可以有相通关系，“旅”指军队的一种编制单位，《左传·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五百人曰旅。”也有“陈列”的意义，《诗·小雅·宾之初筵》：“筵豆有楚，肴核维旅。”由此可定“军队的编制单位”和“队列”二义属于同一个引申系列。这里“队”的“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和“队列”二义《广韵》读徒对切，“坠落，坠下”义《集韵》读直类切。尽管这两组词义语音上可以相通，但词义上没有引申关系。

“队”还有“隧道”的意思，也特指战争中人工挖的地道。这个词义《集韵》读徐醉切，跟“坠落”义和“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义没有引申关系。关于前者，跟“队（坠）”同义的“陨、隳、陲、崩、落”等词形没有“隧道”的意义；关于后者，跟“队”相类的“伍、旅”等词形也没有“隧道”的意义。由此可定“隧道”义和“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坠落”二义均不属于同一个引申系列，是假借用法。

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在许多情况下，只能得出同一个字的两个词义之间有无引申关系，但是不能确定是由a义引申出b义，还是由b义引申出a义，因为有很多词有反向的引申。例如“果”由“果实”义引申出“充实”义，“实”却是由“充实”义引申出“果实”义。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只能证明“果实”义和“充实”义之间有引申关系，不能证明哪一个词义在前，哪一个是在前的词义的引申义。要做出取舍，还得通过字形分析、文献用例的先后等其他途径确定本义和引申义。例如上文所说的“堕”，只能证明“坠落，坠下”义和“毁坏”义有引申关系，但无法证明哪一个是源，哪一个是流。根据《说文》，“堕”古籍作“隍”，本义是倒塌的城墙。但是古书中常用的是“堕”，不是“隍”，为“毁坏”义，从《尚书》到《左传》《礼记》都有用例。“堕”作“坠落，坠下”讲要晚，可能产生于战国时代。《说文》还列有“陲”，这是为“坠落，坠下”义造的本字，文献中最早用例是东汉的，应该是“堕”的后起本字。从文献的用例看，“毁坏”义在前，“坠落，坠下”义是它的引申义。

有时候，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能判定哪一个词义在前，哪一个它是它的引申义。例如，当我们考察了所有具有“辛苦，辛劳”义的词形时，就可以看到：有些具有“辛苦，辛劳”的词义的词形，并没有“慰劳”的意义；而具有“慰劳”义的词形却都有“辛苦，辛劳”的词义。这显示出“辛苦，辛劳”义可以发展出“慰劳”义，“慰劳”义发展不出“辛苦，辛劳”义。再结合字的本义来看，更能证明此说不诬。

迄今为止，关于词义引申的规律探讨得很不够。汉语是世界上保存历史文献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非常适合探讨这方面的规律。我的词义引申系联求证法既是为探讨词义引申规律而设计的，也是为研究汉语音变构词而设计的。

此法是在研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等中外论著、特别是在我研究汉语变调构词的基础上形成的,有较多的材料作支撑。我的《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一书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解决了前人和时贤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后来在参加本世纪初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大讨论和指导张忠堂同志的博士论文《汉语变声构词研究》的过程中,又加深了对这一方法的认识。这个方法当然有其局限性:同义、反义、类义关系的词越多,大量的同义、反义、类义词在a、b、c诸义上都同义、反义、类义,则a、b、c之间有引申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如果这样的词太少,论证的力度就不够了。尤其是,当一个词形有一个词义在其他的同义、反义、类义词词形当中没有出现时,该词义是这个词形其他词义的引申还是用字的假借,常常难以判定。这时候就得以该词义为立足点,继续加以系联,以决定取舍。像上面“队”的“军队的编制单位之一”“隧道”二义均与“坠落,坠下”义不属于同一个引申系列,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决定取舍的。总之,这个方法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不难看出,要研究好汉语的音变构词,首先必须详细占有材料,设计出科学的方法,将历史上的具体配对词的音义结合关系刻画出来。这不是一两代人短期之内可以毕其功的。张忠堂同志的《汉语变声构词研究》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从古今大量的音义材料中选择70对变声构词的具体材料,一一作出整理;没有先入为主地将变声构词材料纳入构形法的范围,寻找“语法范畴”,进一步推想为某种词头;也没有先入为主地以找出构词法中的具有词汇义内容和改变词的类别归属的语素,从而进一步想象成前缀。而是立足于事实,科学地解释清楚材料本身所提供的语言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这是正确的学术方向。

因此,无论是材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理论探讨,忠堂同志的著作都有新的创获。尽管他所搜集的变声构词的词目不是穷尽性的,但是他列举的许多词目都是贾昌朝、刘鑑、周祖谟、王力、唐纳、周法高、唐作藩、俞敏诸家专门谈及变声构词的相关著述中没有搜集整理的。例如“甘”作“味道甜美”讲《广韵》读古三切,作“喝酒喝得畅快”讲读胡甘切;“彻”作“通达,通晓”讲读丑列切;作“除去不用的东西或障碍物”讲读直列切;“注”作“灌注”讲读之戍切,作“批注”讲读中句切;“臭”作“气味”讲读尺救切;作“用鼻子闻气味”讲读许救切;“京”作“高大的土丘”讲读举卿切,“鲸”作“大鱼”讲读渠京切;“手”作“人的手”讲读书九切;“桎”作“束缚手的刑具”讲读敕久切,等等。有些是既往搜集过的词目,但是忠堂同志的书中作了细致的源流分析,也纠正了迄今为止的一些误解。例如“畜”作“积聚财物”讲《广韵》读丑六切,作“用蓄积的财物养育人”讲读许

竹切,也纠正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畜”在音义配置上的不当之处,等等。这些都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分析,因而值得重视,是今后研究汉语变声构词必须要参考的。由于忠堂同志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变声构词的材料,对具体配对词的音义结合状况作出了比较详细的源流考证,因而在理论探讨上有新的突破。例如他列出变声构词的配对词在滋生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十种,并且指出这只是“部分概括,并非全部”,对“形态说”的偏差作了矫正;引举例证,对上古汉语的形态构拟作出有理有据的批评。他还在变声构词的具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古汉语的声母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都有功学林。

希望忠堂同志不要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今后进一步稳扎稳打,尽可能地将汉语史上的变声构词的配对词全部科学地揭示出来,从而为汉语史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孙玉文

2012年6月30日于京西之两园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综述	/ 1
二、研究对象	/ 3
三、研究步骤	/ 4
四、考辨凡例	/ 5
第二章 牙喉音声母变声构词	7
一、k-组声母之间的变声构词	/ 7
二、k-组声母和 γ-、x-、○-声母之间的变声构词	/ 25
第三章 舌音声母变声构词	66
一、t-组声母之间的变声构词	/ 66
二、ʈ-组声母之间的变声构词	/ 100
三、t-组声母和 ʈ-组声母之间的变声构词	/ 116
第四章 齿音声母变声构词	143
第五章 唇音声母变声构词	161

第六章 变声构词特例及其形成原因	181
一、变声构词特例	/ 181
二、“臭”、“畜”变声构词及其相关谐声的讨论	/ 191
第七章 变声构词研究的若干结论	198
一、变声构词表现了语言的约定俗成性	/ 198
二、变声构词显示出来的词义孳乳方式	/ 205
三、变声构词显示出来的词义孳乳关系	/ 209
四、变声构词不支持上古汉语存在形态的假说	/ 213
五、变声构词透露出来的上古汉语声母信息	/ 220
主要引用书目	224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29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综述

变声构词,指利用声母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的方法,是音变构词的一种类型。例如“朝”,原始词^①,义为“早晨”,跟“夕”相对,名词,《广韵》陟遥切(*_ɕ t̪ʰau/_ɕ t̪ʰɛu),上古属端母宵部平声,中古属知母宵韵平声三等开口。由原始词“早晨”义变声构词,滋生出两个新词:滋生词₁,义为“早晨拜见尊长”,动词,《广韵》直遥切(*_ɕ d̪ʰau/_ɕ d̪ʰɛu),上古属定母宵部平声,中古属澄母宵韵平声三等开口;滋生词₂,义为“早上海水受日月引力而定时涨落的现象”,名词,与滋生词₁同音。比较“朝”的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联系密切,只是声母清浊有别。我们把汉语史上发生的这类构词现象就称为变声构词。

汉代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变声构词现象,传注材料里使用的“读若”、“声训”可以证明。例如《周礼·春官·大祝》:“七曰奇耦。”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奇,读为‘奇偶’之‘奇’。”又如《诗·邶风·北风》:“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毛亨传:“虚,虚也。”中古注家辑录的汉代经师音义也能旁证。例如《诗·大雅·桑柔》:“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陆德明音义:“大,毛(亨)如字,郑(玄)音泰”。中古经师记录的许多“破读”,实际上反映的也是变声构词。《经典释文》辑录魏晋时期众多注家的音义,堪称集大成之作。统计表明,该书收录 7371 个字头,

^① 本文采取王力先生《同源字典》的说法,把变声构词的基本形式称作原始词,把滋生形式称作滋生词。

涉及同字形变声构词就有 62 对之多^①。宋代贾昌朝《群经音辨》辨析 1106 个异读字,36 组音义分析涉及变声构词。元代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经史动静字音》整理了 206 个异读字,涉及变声构词 18 组。明代吕维祺《音韵日月灯·音辨》把涉及变声构词的“破读”分成四类,在认识上跨进了一大步^②。

真正立足语言学立场讨论汉语的变声构词发端于现代学者金兆梓先生,他说:“至于我国文字‘破读’的方法,固然极不规则,然大别亦可分为两类:(a) 四声破读法:……(b) 字母读破法:……‘期’,读[见]母,名词;读[群]母,动词。”^③高本汉(1934)首次把同源词跟一字异读联系起来考察,给后来的汉语音变构词研究以极大的启发^④。周祖谟先生(1946)整理出了 142 对变调构词和 14 对变声构词,并廓清了音变构词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⑤。高名凯(1948)^⑥、周法高(1962)^⑦等先生也在他们的相关研究里涉及到了变声构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唐作藩先生(1979)分析了汉语 260 个字的本音和破读音的古今演变大势,其中包括 21 对利用声母变化构成的破读^⑧,在变声构词研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王力先生《同源字典》(1982)收录 1580 组 3164 个写成不同字形的同源字,其中,135 组同源字就是利用声母变化构成的,占到总数 8.54%。王先生的同源字(词)研究是变声构词研究的一次重大实践。

1994 年,郭锡良先生《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提出了“音变构词”这个概念,明确将“破读”提升到了词法层面:“单音节语言要创造新词,只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可以叫做词义构词;另一种是通过音节中音素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可以叫做音变构词。”^⑨1999 年,孙玉文先生的博士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进一步将“音变构词”分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和“变调构词”三类。2000 年,张冰、孙玉文先生完成《试论“败”的

① 目前,我们穷尽统计了《经典释文》里写成相同字形的变声构词条目的全部音义数据。因为时间有限,写成不同字形变声构词条目的音义数据留待今后统计。

② 吕维祺:《音韵日月灯》,明崇祯七年石渠阁刻本。

③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中华书局 1922 年版,第 42~43 页。

④ 高本汉:《汉语词类》,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 1956 年版。

⑤ 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载《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81~138 页。

⑥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73 页。

⑦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台北)之 39,1962 年。

⑧ 唐作藩:《破读音的处理问题》,载《汉语史学习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31~243 页。

⑨ 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43~166 页。

变声构词》一文。随后,孙玉文先生发表了《论“朝”的变声构词》^①(2002)和《从“闻”、“见”的音变构词看上古汉语有被动构词》(2004)两篇论文。2009年,孙洪伟先生《从〈经典释文〉看“见”字见母音变匣母的构词》刊发。2010年,秦敏先生《上古汉语变声构词研究述评》首次对上古汉语变声构词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初步的回顾和总结。

归纳前贤时彦的变声构词研究,成绩主要有两点:(1)对变声构词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入。(2)初步整理了165对变声构词^②。不足主要有三点:(1)侧重举例说明,缺乏系统研究。(2)处理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关系过于简单。(3)很少关注每对变声构词音义的历时演变。以上这些缺憾,直接导致现代语文辞书在处理涉及变声构词的条目时出现了音义结合错位、音义历时脉络颠倒等问题。《〈中国大辞典〉概述》“编撰条例”已经指出:“每组同音字后,或列‘语根试探’一栏,将各本字音近通转之各字,依国音顺序表以国际音标而胪列之,以通古今音义之邨,使一字多义之音源(语根),在字义栏后,结出纲领。”^③遗憾的是,现代大型语文辞书,例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没有一部能够如此。后来,连《中国大辞典》也把“语根试探”一栏删去了。究其原因,恐怕跟同源字(词)的基础研究薄弱有密切关系,更大程度上是编者不得已而为之。蒋礼鸿先生说:“古今变易的文字、词义之间也存在着内部联系。找到这种联系,则胡越成一家;看不见这种联系,则对面隔山河。”^④杨树达先生说的更加清楚:“今之欲编新式字典者,附载语源乎?抑不载乎?若不载耶,何以异于旧者也。若附载耶,取从何措手也?故吾意必语根研究明白,而后始有真正之新式完备字典之可言。”^⑤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汉语史上的变声构词现象进行一次比较细致的整理。

二、研究对象

依据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的异同,变声构词包括三类:(1)原始词和滋生词

① 孙玉文:《论“朝”的变声构词》,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9页。

② 165对变声构词包括两类:(1)字形相同的变声构词30对;(2)字形不同的变声构词135对。

③ 黎锦熙:《汉语释词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④ 蒋礼鸿:《辞书三议——为撰写〈汉语大词典〉贡末议》,载《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⑤ 杨树达:《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载《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